



我的书房名为“菊佳书斋”。菊佳，是大学时艺术系的篆刻老师为我取的字，源自东晋诗人陶渊明的诗：“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。”

我的书房约十五平米，藏书逾五千本。我同时收藏古典读物的法文原著和中文译本，对照着阅读。我的藏书不止于书斋，延伸到卧室、客厅，甚至连厕所也有书报架。书香满屋，散落各室，随处展读，乐此不疲。

书斋，是都市里的纯净天地。我在油画布上写书法，自己题字、自己刻印章。这一方现代版的竖匾，是不是也别具一格，另有佳色？



书斋的竖匾

阅读，是灵魂的水疗

□施文英

我自小酷爱阅读，我的阅读几乎伴随着绘画起步，什么书都读，尤爱漫画书。自己画了很多连环漫画，边写故事边画图，乐在其中。

中学时期，我读到赫胥黎的《美丽新世界》，对未来世界充满好奇与向往。阅读世界的辽阔，给予我梦想和思想的翅膀。那时也读到了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，醉心于其笔下唯美景物与意象。

大学时期，深受哲学老师的影响，我阅读了大量中外哲学书籍。中国的孔孟、老庄、周易；西方的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、史宾诺沙、叔本华、尼采……我在众多思想巨擘间懵懂穿行。

真正涉足文学作品，是负笈法国，研读文学史硕士之时。那时，古今中外名著我都读。在台北看不到鲁迅的作品，到法国后，我搜罗中文书店买齐了他所有的著作。西方经典作品自然不会错过：左拉、巴尔扎克、雨果……我囫囵吞枣，啃读莎士比亚全集；也欣赏俄罗斯作家普希金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等人的作品。《战争与和平》《悲惨世界》等巨著，都是慢读细嚼。

读法语著作时，我偶然间接触到法国评论家笔下的日本作家紫式部，开始展读他的著作《源氏物语》，惊异于日本文学对物的寄情，对命运无常、生命无助的感叹。

在国外接触更多的是法文原文

作品，我自然而然关注翻译。我通常一边阅读原著，一边翻译出来。但真正的翻译，是在华文报社工作之后。

有一天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，一位中国同胞前来找我帮忙填写申请社会保险的表格。他到法国20年了，竟然连姓名、性别这样最简单的法文字词也看不懂！他说自己在法国就像瞎子或聋子一样，很不方便。这些远赴异国他乡谋生的华裔们，在生活上竟有这么大的困难！

这一发现，驱使我投入到翻译工作中，在报纸上开辟了法国生活专栏，为不谙法文的朋友们编译法国的法律知识、生活指南，如何申请各项社会补助等等。

我左手翻译法律条文，右手翻译文学名著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大学时读的那些哲学书籍有很多地方都翻译错了，于是开始涉猎翻译的论集，领悟到了翻译的重要性。

我年少时喜欢涉猎古今诗词，也随兴涂写诗作，但认为诗词是很高的境界，不敢企及。出国之后，读到贾克·普维的诗集《话语》、阿波里奈尔的《醉酒集》、拉封丹的《寓言诗》等。用另一种语言读诗，打破凡事理所当然的条规，令我开始寻找、反思、质疑：诗为什么要这样写？为什么运用这种风格和语句？

这种新的语言，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，开启了我在文学领域里新的视界，使我又重新点燃起对诗歌的热



施文英，海外著名华文女作家，美术史双硕士，曾任法国《华报》副总编，翻译法文小说、出版诗集、画集、散文集、学术著作等。获“首届国际生态文学奖”散文诗金奖等全球华文文艺奖项，国际华文桂冠诗人荣衔。

情，出版了诗集《海面寂寞得离奇》。读诗写诗，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为平淡中增添了诗意。

随着年岁渐长，养生等书籍进入视野。我的一部短篇小说和数篇微

型小说中写的故事，就是从研读中医书籍里获得了灵感。但是养生不如养心，如果用心阅读，自然能够打通堵塞的情绪脉络。读书，无形中顺畅了精神的任督二脉。

【书道】

经过初读、精读、联读三阶段，通览、品味经典段落，思考作品的深层内涵。从西方名著开始，《小王子》《老人与海》《悲惨世界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，读多遍。中国经典也涉猎，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、四大名著、二十四史等。

【书语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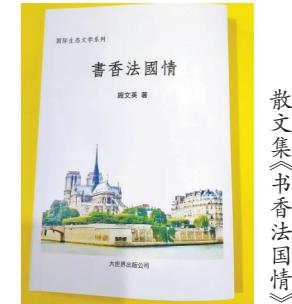
阅读，是灵魂的水疗。读一本好书，仿佛身心都洗涤了一遍。

【近读】

莫言：《老枪-宝刀》(麦田出版社)
尼可拉·史帕克斯，罗伯特·拉丰：《瓶中信》
尤素福·刘宝军：《悲越天山》(宁夏人民出版社)
刘勰：《文心雕龙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
叶嘉莹主编：《花间集》叶嘉莹主编(上海古籍出版社)

【自荐】

此书获得“首届国际生态文学奖”散文诗金奖。散文集的内容与书相关，法国是一座独特的旧书镇，整个小镇都是旧书店……



散文集《书香法国情》



（喧嚣之余）

宋明炜

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席教授

曹林

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

穿过阿尔卑斯山

去威尼斯的不到十个人，组成所谓“威尼斯小分队”。为了在伯尔尼玩玩看看，大家九点就出发，由Chiara带队。

我们从弗赖堡先乘坐小火车，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伯尔尼。到达时，伯尔尼正在下雨，但一路都有拱廊，在雨中仍可以方便行走。在联邦大厦背后，完全就像弗赖堡，甚至弗赖堡和伯尔尼的河流也是同一条河。从平台上看出去，伯尔尼确实有着错落有致的古老建筑。一行人看得开心。

在伯尔尼大约走了两个小时，我们回到火车站，买了午餐，进站等车。接下来，一路火车从伯尔尼到米兰，经过阿尔卑斯山，这一路山色壮丽，都是陡峭的山峰。但与挪威不同，这里的山看起来更像中国随处可见的那种山峰，甚至有范宽的画意。随着海拔升高，车厢里冷极了，但也没有暖气。天气不好，雪山就在朦胧之中，反而更神秘。

我们这一路都惊喜不已，不知不觉过了瑞士国界，意大利顿时看出绿色，满是春意。不久后到了米兰。中央火车站真是气派，建筑是新古典主义的，具有帝国风格。虽然在米兰停留了两个小时，但我们没有再去哪里闲逛，一行人就在车站对面的咖啡馆休息了一会儿。再上火车，很快天就黑了。路上，严锋在计划去Aosta的路，最终我们决定先去都灵。

抵达威尼斯已经九点多了，Chiara领着大家，继续一路走，到了Al Sole酒店，古老的建筑，临运河，房间非常高，打开窗户可以看到月光下的运河景色。都决定不吃晚饭，我们早早睡了。

活人更爱活人

“不会是AI写的吧？”这已经成为当下人们对“优美文字”的一种本能反应。人们对无孔不入的AI写作充满警惕，对抗的一种方式就是更加珍惜“活人文字”。你看，这大半年刷屏的文学作品，都源于普通人。

一位大爷挑战写作1957年高大同题同作《我的母亲》，“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，黄了又青，就像我的念想一样”看哭了很多。在北京打工常去图书馆读书的河南大叔，写在人民日报上的“感觉不赖”“怪得劲”饱含生活的气息。14岁中学生的《藏在罐子里的爱》，“只是一层薄薄的土，人与人就再难相见了”，在普通人的文字里，思念就是这样具象化。

前几天我在上海鲁迅公园参加小红书文学节，初看那句“写东西，是这个世界上，非常平等的爱好”时，还不太理解，细品这些普通人文字中真实的生活力量，才读懂了“平等爱好”的意味。相比作家写作，素人写作离生活更近，它直接从日子里流出来的。

今天的年轻人还爱文学，爱读余华和莫言，但他们更喜欢跟自己一样的普通人，普通人更能打动普通人。还记得今年5月作家刘慈欣获奖感言中那句刷屏的“越过山丘，却发现无人守候”吗？让读者动容的，首先不是他的作品《泥潭》，而是他以普通人身份讲述的那段故事：女友鼓励和托举他走上文学之路，当他于获奖时，女友却永远听不到他的感言，越过山丘，无人守候，怎能不让人心痛？——这种真实的生活、真诚的情感，才是人们进入文学的情感入口。新媒体打破了专业与素人写作的隔膜，在这个时代，即使是一个专业作家，也须用自己最普通的一面去表达，才能摇动另一个普通人、千万个普通人。



（喧嚣之余）

尤今

新加坡作家

捍卫传统

坐落于印度尼西亚的唐格拉村，人口千余，是一个游客罕至的村子，但凭借传统手工纺织业而驰名世界。

我们看到一户人家敞开庭院，有个老妪正在使用古老的织布机专注地纺织。她年近八十，却依然耳聪目明，说话时，十根手指依然在纺织机上灵活地运转：

“纺织在我们家已经传了好几代，是母亲手把手地把技艺传授给我的。我终生只做一件事，那就是纺织、纺织、纺织……”

岛上如今干燥的气候不再适合棉花的生长。欠缺原料，加上年轻一代对这耗时费力的传统手艺没有兴趣，唐格拉村盛极一时的纺织业也面临没落的危机。年老一辈不甘就此放手，她们从市场里购买现成的棉线，坐在纺织机前，力挽狂澜于既倒。所幸的是，近年有在村子里努力推动复兴计划，使这个传统行业得以延续下去。

我看中了一条围巾，她要价160万印尼盾(折合人民币800元)，我嫌贵，她淡淡地说：“我花了一个月才织成呢！”说完，又低头把暮年的岁月一寸一寸地织进棉线里，干瘪的嘴巴抿得紧紧的，有种倔强和顽强……

●随手拍
图/洪少薇 文/郭新国



11月2日，乘飞机从深圳到新疆阿勒泰，在喀纳斯的月亮湾邂逅北国秋景。次日天降大雪，萧瑟秋景已变成一片银装素裹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：
ycwbwyb@163.com

谁是那个收拾一切的老头

《老头我，负责收拾一切》选择了一个几乎被忽略的主角类型：老年人。

这本书讲述的是“人和物”之间的关系：从早晨起床十分钟的清理，到要无赖回父母家存放东西的儿子，再到与不肯断舍离的妻子之间的矛盾与妥协。

这本书无时无刻不从“老头儿”出发，阐述了“清洁给我自由”的主题。书中每一页都浸透着一种冷静的幽默，老头的独白像钝刀割肉般切开现代人对物质的执念。他擦拭相框时，玻璃映出自己浑浊的瞳孔，三十年前的妻子笑得明媚。如今柜顶空荡，他留下唯一不扔的旧物——助听器盒里躺着枚生锈的螺丝钉，那是儿子七岁拧歪的玩具坦克零件。他数着药瓶咕哝：“扔了降压药，命就收走了？”他转身关灯，影子在墙上年复一年地堆叠，像未整理的旧书。柜中一只铁皮青蛙，发条锈死，却仍卡着1983年的月历卡片。“留它，是因春天曾动过”，老头说。雨滴开始敲打回收站顶棚，他听见自己膝盖里的风声。

11月15日晨接虞云国兄微信，惊悉邵华强兄于13日下午在美国洛杉矶“平静离世”。邵华强这个名字，年轻朋友恐怕都不知道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，他是徐志摩研究和沈从文研究的先行者。他不仅编纂了内地第一部《徐志摩选集》(序言由诗人卞之琳撰写)和第一部《徐志摩研究资料》(被列为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主持的“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”)，还主编了首部十二卷本的《沈从文文集》(由花城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)。凭这几个“第一”，邵华强这个名字就与徐志摩和沈从文紧紧联系在了一起，不能被遗忘。

悼邵华强兄

11月15日晨接虞云国兄微信，惊悉邵华强兄于13日下午在美国洛杉矶“平静离世”。

邵华强这个名字，年轻朋友恐怕都不知道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，他是徐志摩研究和沈从文研究的先行者。他不仅编纂了内地第一部《徐志摩选集》(序言由诗人卞之琳撰写)和第一部《徐志摩研究资料》(被列为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主持的“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”)，还主编了首部十二卷本的《沈从文文集》(由花城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)。凭这几个“第一”，邵华强这个名字就与徐志摩和沈从文紧紧联系在了一起，不能被遗忘。

1980年代初，我因研究郁达夫的缘故认识了邵华强兄，过从甚密。他快人快语，乐于助人，介绍我拜访沈从文先生，离沪赴美前，还介绍我结识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。近年来，我们经常在微信上互通音讯。我知道他藏有近百封沈从文写给他的信，还收藏有沈从文大量批注的《徐志摩年谱》(陈从周编)。因此，我主编《现代中文学刊》时，请求他不吝赐稿。他一口应允，拟了好几个写作计划。可惜的是，直到我卸任，他的大文还未及写出，而今只能到另一个世界与沈先生交流了。

与邵华强兄最后一次通信是去年10月12日。我把虞云国兄主编《程应镠文学文存》所作的序言发给他求正，宋史大家程应镠是沈从文的学生，也是他研究沈从文的引路人。华强兄的回答是“仁兄大才高产，小弟一直关心拜读着”。现在才知道，他当时已在与病魔搏斗中。

华强兄，一路走好！

（不知不觉）

钟红明

上海《收获》杂志社执行主编

范迁写巴黎

1983年，范迁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美国旧金山美术学院硕士毕业。那时他打两份工，唯一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去巴黎看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。毕业后，他如愿去了法国，在巴黎待了一年左右。一个背包一件大衣，他睡在夜间火车上游遍了欧洲。范迁在《惊鸿》中，再造了一个“范迁的巴黎”。

范迁说，体验真正的巴黎，“波西米亚”生活是需要勇气的，所有的生活都是善恶参半。从巴尔扎克到梅里美再到亨利·米勒，都描述过巴黎的流氓阿飞、花花公子、吝啬鬼和愚钝者。而波西米亚的终极信条是穿越人间悲欢，感受生活真谛，理解人性的两极，达到一种自我通透的境地。

范迁的《锦瑟》写上海，《惊鸿》写巴黎，《十面埋伏》写江南小镇。范迁的小说读上去，是很有辨别的。有点像站在一幅画前面，第一眼直觉，是整体透出来的色调和气质，宁静深远，与众不同。第二眼，注意到被描绘的对象，是历史的汪洋大海里不知名的人，被时光淹没下来那些人，也许颓丧和落败，但灵魂独特。再走近看这幅画，细部的描绘被一笔笔“看到”，光影浓淡，既投入和狂热，又在控制之中。

他的长篇《十面埋伏》则回到古典的江南小镇，通过一个家族的荣衰，揭示历史与个人的深切关系。范迁一贯最关注的是知识分子，或者说中国“读书人”的活法。并不会被中国传统伦理圈住，也许是范老师生活在海外的一种价值观。